毛詩講義

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毛詩講義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毛詩講義十二卷宋林岊撰岊字仲山古田人紹熙元年特奏名嘉定間嘗守全州宋史不為立傳而福建通志稱其在郡九年頗多惠政重建清湘書院與諸生講學勉敦實行郡人祀之柳宗元廟則亦循吏也

是編皆其講論毛詩之語觀其體例蓋在郡
時所講授而門人録之成帙者大都取毛鄭
而折衷其異同雖範圍不出古人然融會貫
通要無枝言曲說之病當光寧之際廢序之
說方盛邑獨力闡古義以詔後生亦可謂篤
信謹守者矣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及
文淵閣書目載此書皆作五卷自明初以來
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為已佚今從

永樂大典各韻所載次第彚輯用存其槩永樂大典所原佚者則亦闕焉因篇帙稍繁謹釐為一十二卷不復如其舊目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有別之禽也其在河水中洲關關然和鳴以比貞靜幽閒之淑女有別而且和樂也如此淑女信可為王者之好逑匹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謂和而率下也祭亦多品荇其最微舉小見大后妃率三夫人九嬪共菹參差之荇左右助求之可見備物備官人皆愛助之詩人蓋思如此之人居如此之職也故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寐寢也寤覺也求之不得則寤寐而思服服亦思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言寢覺而不

安意有所向也所謂哀窈窕思賢才也參差荇菜左
右采之者亦思有如此之人居如此之職也故曰窈
窕淑女琴瑟友之謂后妃之賢宜以琴瑟之和聲親
友之也采取也芼擇而調和之也后妃之賢又宜以
鐘鼓之盛樂而樂之也所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此篇毛氏小序傳用數則字發明風人之義極分曉
不以為文王太姒最有意至鄭氏則所箋差矣大抵
此篇所言后妃之德惟窈窕淑女四字夫貞靜幽閒

春鳥鳴之朝從其萋萋至于莫莫勤乎女工者俟其
成熟刈而穫之乃以為絺乃以為綌其細且難不知
涉歷幾多工夫然後成此絺綌也為后妃者其當服
之無斁矣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
曷澣曷否歸寧父母者謂古者婦人居有圖史行有
環珮在家有姆訓之洛既嫁有保傅之習皆師氏也
后妃將歸其家不輕舉動拳拳節儉告師氏以將歸
取衣裳而澣濯私者濯之深而曰汚衣者濯之略而

賢淑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因卷
耳而有感語其君子其辭若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
則采之為難得矣嗟我君子懷思賢人寘之列位其
亦每每念賢之難得如此乎二章又因罍觥而有感
語其君子其辭若曰宮室之美堂皇之安尊俎之陳
飲食之豐其亦有念臣下之勤勞奔走王事跋履山
川而將何以勞勉之乎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者體
臣下之意爾臣勞矣我姑酌彼金罍之酒庶其因是

予福履綏安之矣將大而成就之矣樂只喜悅之深
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
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詵詵薨薨衆多也揖揖會聚也振振信厚也繩
繩戒謹蟄蟄和集也此依毛注謂其多且賢也一曰
振振振動繩繩繼續蟄蟄聚積皆謂其多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

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比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蕡實貌蓁蓁至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家室猶室家也嫁而宜家則一家之人亦盡以為宜也謂婦人之歸無踰時者如桃之盛也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男女淫奔則非正矣夫妻反目則多鰥寡矣

興也托芣苢而言也采采非一采也芣苢車前宜懷妊所謂當道宜男草也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也掇拾也捋取也袺執衽也襭扱衽也觀此采采之辭言之不足而永歌焉樂有子之情可知矣古人為詩之妙因一物起一意而終篇無雜辭則芣苢是也因數物起數意而終篇多凡例則鶴鳴是也又其命意深長措辭簡易為之者無費辭誦之者有遺味韓文公所謂春容乎大篇寂寥乎短章大篇春容而未嘗有餘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比也南有木可以休息喬而上竦不可休矣亦猶漢上之游女不可求也貴者深宮固門賤者執筐行饁故容有游女漢與江皆可泳可方廣而大永而長則不可泳而潛行方而筏濟矣翹翹然錯雜之薪言刈其楚謂欲采取其尤翹翹者言刈其蔞謂采取其草中之翹翹者以比求女者之情言秣其馬又言欲于游女之歸欣欣然願為之執鞭若曰之子于歸我其

為秣馬乎之子于歸我其為秣駒乎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既而知女子不可求則曰漢之廣不可泳矣江之永不可方矣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言婦人遵循彼汝水之墳涯水涯若墳故曰汝墳伐其木之條榦與其斬而復生者或躬其事或托之物

惙惙然而傷悲既見既遇我心降下悦服而夷平矣陟南山而採蕨薇未必躬升山林之險也感時物之變因蕨薇之生觸言採取以寓其思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鄭云委曲自得之貌革猶皮也緎縫也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羔羊素絲不專主乎節儉乃大夫之常服節儉之風寓于此矣退食自公者入公門則惴惴祇栗出則少舒矣然委蛇委蛇此乃心廣體胖無愧無怍石氏家居常如上前齊桓下拜不違咫尺之義也正直之風寓乎此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聞靁聲之殷殷在彼南山何此君子適居此復違此而
莫敢遑暇休息居處乎閔其勞也以君子之信厚從于王
事奉乎君命歸哉歸哉為臣之義未得歸此勸以義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
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
其謂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禮命者皆由夫人惠愛而引進之進之愈謙自服愈謹此所以為古者夫人齊家之盛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比也亦興也江之有汜有渚有沱大之有小也決而復入為汜水歧為渚小洲也沱江之別者彼江則有汜矣嫡則有媵矣江之為大汜之為小嫡之為尊媵

之為卑雖勤勞其敢怨乎之子嫡也嫡之來歸不以我
而備數非不備數也無恩睦逮下之心焉猶不備也其
後自悔而我以矣自悔而我處矣自悔而與我嘯歌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
帨兮無使尨也吠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
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比也禯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也雝和也言棣華之盛戎戎然猶王姬車服之美近于王后也王姬之在車其可不肅敬雝和乎而觀王姬之車者又可不肅敬雝和乎桃李與唐棣同比平正也齊一也平王之孫下嫁齊侯之子緡綸也釣者以絲為綸比齊一諸侯之子乃可娶此平正之王之孫也孔氏以為武王之女下嫁齊侯姜氏或因此有詩要之為王姬立義也

儆儆不寐如有隱痛之疾此憂之深非有酒遨遊所可釋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者鑒可度形而我心匪鑒不能盡度小人之情狀謂有兄弟同姓之親同僚之好可以據依而不知其不可薄言往愬反逢彼之怒耳我心匪石石則可轉我心匪席席則可捲仁人所守心正意堅豈枉道以從時威儀富而閑習不可選擇而簡去也憂心悄悄憂國而已見愠于羣小為讒誣以病我又從而侮我我靜言思之寤覺之間拊心摽手國與身俱憂

也居諸語助日兮月兮胡侵微弱孟子曰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如匪澣衣煩憒無容憒辱無照察也不能奮飛鬱陶無所發也仁人不遇于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

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
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
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燕燕鳦也其羽差池其鳴上下莊姜感所見以興言燕
猶羣匹而戴嬀將離羣也歸歸宗也婦人送迎不出門
今于郊外之野情不能已也此留彼去稍稍更遠瞻望
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

久立將亦送也陳在衛南仲戴嬀字也任者如周禮之任恤以恩相親塞實淵深也允塞廣淵聖賢之至德詩人美衛文公與莊姜送戴嬀皆以是言也溫和而且惠順始終如一善謹其身此美戴嬀之辭也州吁立而戴嬀歸可謂能謹其身矣先君之思以勉寡人此稱其美而求教戒之辭也莊姜非不能歸齊也為先君之故義不可也故因戴嬀之歸而自勉以是與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濶與子成説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鏜擊鼓聲也踴躍用兵喜兵也或從土功于國或理城郭于漕我獨從軍南行欲為土國城漕不可得怨辭也孫子仲謂公孫文仲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兵凶事也不與我歸期憂心忡忡然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于何居處于何喪馬乎必于山林之下也契濶勤苦也鄭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

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説愛之恩志在
相存救也執手與之約誓庶幾俱免于難于嗟濶兮
不我活兮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
生也洵遠也信伸也言遠去而不得伸其志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
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

不知德行者猶言豈不知德行不忮害不多求何用不善乎泛告衆人意在宣公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腰匏可以濟水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

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于已謂請期也氷未泮正月中以前也古者秋冬成昏九月霜降逆女正月氷泮殺止霜降婦功成而嫁娶行氷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周禮中春夏小正二月皆為期盡蕃育之法謂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得嫁娶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仲春猶可行此章言有禮也招招舟子將有濟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猶有所待此章言有義也

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墍

習習焉和舒之東風以陰以雨陰陽和而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黽勉與君子同心不宜有怒葑須也菲芴也采葑采菲無以根莖或不可食而棄之德音莫違將及爾以偕老奈何中棄我行道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于門内無恩之甚誰謂荼菜之苦其甘如薺安爾新昏如兄如弟君子之毒已

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毛以爲中露泥中衛邑也式用微無也用此以處吾君而不爲之驅除狄難是不有吾君也胡不歸乎胡爲乎中露乎胡不歸乎胡爲乎泥中乎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言濶遠而不相親以興歷時

之久物自微而大也前高後下曰旄丘呼衛之羣臣曰
叔兮伯兮怪其何多日而不我救也何其處也必有與
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蓋黎侯久寓于衛黎之臣子望
衛之與之且以之歸也狐裘蒙戎言衣裘敝而毛不理
匪車不東叔伯不與同也瑣兮尾兮之子流離如彼梟
鷵之醜叔兮伯兮如盛服塞耳無所聞知也秦穆公送晉
文以三千紀綱之僕古之與人者如此其周也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齊桓可謂能救患難識者猶譏之而况于衛乎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
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
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
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
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毖然泉水亦流于淇淇水出相州林慮縣姬衛姓也泲
禰地名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父之姊妹稱姑先
生曰姊思嫁時也嫁已遠家況父母終哉問姑姊託言
與之謀也干言地名脂脂車之牽也牽設車之牽也車
不舝則脫其軸頭金回車言往疾至于衛不大有害也
何為不可歸哉歸異出同流曰肥泉須漕衛邑也知其
不可是以駕言出遊以舒我憂然亦未必出遊皆寓言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然終窶且貧貧無以為禮莫有知我之艱苦者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安其無可奈何而歸之命也國有王命役使之事不以之彼

必來之我其他政事一切埤益于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責也亦責我以獨勞而貧困之意敦厚也鄭云猶投擲也埤厚也遺加也摧者刺譏之言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寒涼之風雨雪雱盛喻虐也有惠而好我者將攜手

同行以歸之耳其虛其邪爾雅為徐字言可虛徐也
事急而可去矣喈疾貌霏甚貌赤狐黑烏類聚之義
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
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
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自其邪者而觀之則此詩皆相悅慕之辭也自其正
者而觀之則此詩乃禮法之意也

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櫛者櫛髦纚韜髮笄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振去塵而著之加冠又著緌纓又有端韠紳搢笏者玄端士服庶人以深衣端謂命士以上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崇敬也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有笄者屈組為紘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然則此冠言緌纓無笄矣或纚而笄加冠也冕亦為紞髦亦為鬌子生三月翦髮為鬌兩以夾囟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用髮為髦以象之順父母幼小之心既殯脫

之玉藻親沒不髦纚色蟹反又色綺反儀匹矢誓靡無
之至也特匹也韓詩曰直相當值也慝邪也諒信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
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鄭曰中冓宮中所冓成未
必是漢梁王共傳應劭注材冓在堂之中顏云舍之

交積材木處也襄除也詳審也韓詩作揚字長惡長
也讀抽也去茨傷牆使人不欲埽也誦言醜國使人
不欲道也取義在于不可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
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
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副后夫人首飾
編髪為之笄衡笄珈以玉加笄飾之最盛者鄭曰如
今步揺之上飾飾之所施有六不可知委委行可委
曲蹤跡佗佗德平易山無不容河無不潤韓詩云德
之美貌鄭云行步有儀長大而美舉動之貌如山如
河然非徒佳麗美艷之謂内有其德外形于貌也委
於危反佗待何反鄭説象服揄翟闕翟象鳥羽而畫
之三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揄音遥又為褕翟又為

狄王后第二服曰褕狄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狄而下如王后焉毛云象服尊者所以為飾又于其翟注云羽飾衣也豈亦謂此與追師掌王后首服一曰副覆首也若漢步揺從王祭祀二曰編編列他髮為之若假紒以告桑三曰次次第髮長短髩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所謂髲髩以見王也追師追衡笄為副之飾注王后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編次為之副及衡笄與珈

飾惟后夫人有之所以別尊卑玭鮮盛貌翟雉也孫
毓云羽施于旌旗蓋則可施于衣裳附人身動則卷
舒恐非可以羽飾髮長而美且黑如雲不用髲而自
潔美髢徒帝反髲皮寄反編蒲典反紒音計追丁回
反紞丁敢反髢一名髲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
髠之以為呂姜髢是也玉瑱塞耳充耳琇瑩是也象
骨搔首所以摘髮因以為飾佩其象揥是也瑱吐殿
反揥敕帝反孔云瑱實如天審諦如帝祭服則德當

則裏之以絺比以禮見于君及賓客之盛服也說文
以瑳為玉色之鮮白展衣玉藻為襢字清者視清明
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詩之美目揚兮
傳曰好目揚眉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
下皆曰清目上又為名毛云揚而顏角豐滿淑善也
媛君子之援助也展誠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

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蒙菜葑蔓菁沬衛邑紂都朝歌之地淇水名姜弋庸皆世族著姓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公子頑惠公之兄宣姜夫人也曰小君鄭云奔奔彊

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天下為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謂十月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也定之體與東壁相連而北方又近乎西方故秋宵之中者冬猶可以觀其昏正也月令有昏中又有旦中昏旦之中不但指七宿或指他星或指旁宿惟堯典簡明四時但各以七宿之中驗之其精詳則付之人以旦占星亦有二說月令旦中謂南方也左氏所謂龍見而雩乃是角亢氐房心尾箕蒼龍之體夏之四月晨見

因準極以正其北蓋本毛公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度日出日入以正東西之說也所謂揆之以日者孔之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也賈曰四角四柱繩以正柱柱正去遠以水平之法望而知地

平之法在地曰槷以繩縣於槷上然後從旁以水望
縣即知地之高下而平之又云置槷以縣者既平得
地欲正其東西南北之時先於中正一槷恐槷下不
正先以縣正之乃視以景謂於槷端向日出畫之以
至日入即得景為規識之規之交處東西正兩交之
間中屈之以指槷知南北又晝參日中之景夜考北
極之星乃審其說尤明又疏匠人曰天文志夏日至
立八尺之表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在上臨下

表景得正之時東表日已昳矣故云景夕多風中表
西千里又一晝漏半中表景得正之時西表日未中
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景朝多陰不堪置都冬至夏至皆可
度日馮相冬夏致日考工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凡
景一寸則地千里日景於地而差一寸潁川陽城地
中而定洛者通在畿千里之内也武王遷九鼎於洛
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周岐鎬在五嶽之外欲均
其政東行洛邑謀天子之居宫室通言也若别言之

則宮為廟室為居室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廏庫為次居室為後諸侯蓋為衛城其城文公於中營宮室也榛栗椅桐梓漆六木大栗小榛蘡實餘四木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郭璞曰椅即楸也疏理白色而生子椅梓實而桐皮桐梧桐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皆琴瑟之材也種用者於十年之後升彼漕虛地有故墟高可登望左氏晉侯登有莘之墟望楚丘與堂邑測日景於山與京如既景乃岡是也

于桑田勞勸農桑春務也匪直也人其操心誠實而淵深無所為而不成以馬言之騋七尺以上者與其牝者有三千之富矣三千成數也左氏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晚年乃三百乘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則虹見東方隮者升也鄭注眡祲十煇云隮虹也煇總謂日光氣也隮日光氣之一蝃蝀亦日光氣故鄭云然嘗論云日西而東虹陰居陽位其可醜乎日東而虹西陽正陰從其所謂和乎女子不常在家有適人之時不能待時而自防以禮不醜于人不畏于天也國人之能誦此語其畏義而從化也可知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

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此儆戒之辭也鼠卑污可惡
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
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
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孑孑特出之貌干之首有旄有羽旄牛尾也羽者夏翟之羽也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染鳥羽曰夏采旄注于干九旗皆然言旄舉其所注也言旟舉其鳥隼曰旟見其龜蛇曰旐之類言旌則亦舉其所注也九旗各建之車後言衛之臣孑來就見賢者于浚之邑外又于其下邑又于其都城其好賢愈篤也素絲束帛也紕者織之疏組者織之密祝者織之成而斷之良馬四之五之六之者言其以是好賢禮之益加也

賢者則曰彼姝美之臣子我將何以畀予何以告語之乎其亦復之以善道或曰不必厚幣良駟以為交卿大夫士之旄旌與其轡乘遠就郊垧而隱約之賢固已心樂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

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

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言則馳則驅歸弔衛侯驅馬悠悠曰至于漕乎此所欲也令徒有大夫之跋涉我心則憂矣許人不以我歸為善則我終不能旋反旋濟于衛矣視爾用心未善我思不能遠絕閟閉也夫人之所謂善許人之所謂未善也許人之所謂未善禮義之所謂善也其言雖不滿于許人其心則從于義矣升彼偏髙之丘采

蘊以療鬱結之疾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我之思歸為宗國也許人尤之以為未善其幼穉乎其狂惑乎不滿之言辭也我行其野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以為宗國援抑所顧也令許小國而不能救他有大邦而我無由躬控之誰所始而因誰所終而極乎大夫君子無我厲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夫人決欲一往弔其宗國而謀之大邦也然寧畏義而不歸當是時大邦莫如齊齊方圖伯聞斯言也率諸侯

以城衛其有感于載馳之義乎

衛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毛以淇水與隈之地有綠有竹皆草也漢書淇園之竹則為美竹矣猗猗美盛青青茂盛如簀盛密匪文章貌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舉竹以興武公之文章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比其善學而自治也大學曰瑟僩恂慄赫喧威儀皆自修之實也終始言有匪君子此所以為文章之成也故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充耳天子以玉諸侯以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皮弁玉合縫其中謂之綦天

子五采玉十二諸侯玉用三采而堪飾七礫礫而處
狀如星也言服飾以見威儀亦自修之意也三章言
如金錫之煉而精如圭璧之性有質成德之事也寬
洪裕綽開豁較車之兩輢上出軾者毛氏曰重較卿
士之車言稱其服且稱其車卿士者諸侯入為天子
執政之稱也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言雖戲謔而不為
虐是能以禮自防矣虐者過甚之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

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言賢者成其槃樂于夾水之澗此碩人之寬綽而寐覺之間永陳不忘君也曲陵曰阿薖寬大也弗過念不得入君之朝也高平曰陸軸槃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弗告者直言其不得以善道告君也人有不得于君則怨懟其君者小人也其君之不用而念念不忘君者君子也孟子曰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

用爲善莊公聞此庶其惴然于心乎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碩大也毛曰衣錦尚

褧襜為其文之著鄭曰尚褧尚之以禪衣禪音丹褧
字說文為檾枲屬也夫人翟衣比言衣錦取其文也
齊子衛妻得臣之妹邢侯之妻莊姜之姊妹也譚公
與衛莊相謂為姊妹之夫也然則齊三女一適衛一
適邢一適譚矣言其族姻之盛也手如荑之新生膚
如脂之凝領如蝤蠐之白齒如瓠瓣螓首廣顙而方
蛾眉眉之自然也巧笑倩兮口輔之好也美目盼兮
白黑分也容貌所宜親也敖敖猶頎頎也舍于近郊

四牡有驕朱幩者以朱纏馬鑣鑣銜外鐵也一曰扇

汗一曰排沫朱以為飾鑣鑣而盛又以翟羽飾車且

為茀蔽以朝國人樂莊姜之賢凡衛之大夫朝者皆

早退無使君之勞倦以君夫人新為配耦也河水洋

洋而盛大北流活活然所施魚罟濊濊然大魚網目大

也鱣鯉也陸曰黄魚長二三丈也鮪鮥也似鱣大曰

王鮪小曰叔鮪發發盛貌葭蘆菼亂揭揭而長庶姜

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有朅武壯也鄭曰此言齊

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
泯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乘
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
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
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
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
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蚩蚩質厚丘一成為頓丘復關望氓之來也龜卜蓍筮體兆卦之體上二章序奔誘之情下序困而自悔桑落喻色衰棄背不以禮義相求而以顏色相慕豈能久哉

自我歸爾以下怨其夫之見棄也帷裳婦人車爽差也靡室勞矣不以室家之事為勞也言既遂矣謂可終久無它乃至于見遇之寖薄兄弟知之其笑我乎我躬自悼傷也及汝偕老初心也老使我怨淇與隰猶有陂岸君子乃放恣其心不可恃乎我為童女未笄結髮之時與女言笑晏晏而和柔信誓旦旦而懇惻奈何不念復其前言已焉哉不可奈何之辭也私奔者可以戒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支葉言柔弱也觿以解結雖佩觿而君人之能非我所知言不稱也毛謂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

悸悸然有節度鄭謂佩容刀與瑞德不稱服韘以彄沓手指能射御則佩之甲長也魯昭公知儀而不知禮識者譏之惠公之佩服近于有儀矣童子猶言有童心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誰謂河廣一葦可杭小船曰刀言欲渡則雖廣可狹也誰謂宋遠跂足可以望見行不終朝可至然而不渡河者知其不可渡也不往宋者知其不可往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
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
使我心痗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
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
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綏綏匹行絕水曰梁深可厲之旁曰厲裳以配衣帶

以東衣服也詩人託興于狐之匹行謂國之男女曾無成其室家之禮舉衣服之未備以言之所以刺時之不能行古者殺禮之義是上之人之過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楙可食瓊玉之美者一曰赤玉琚佩玉名瓊瑤美玉一曰美石瓊琚玉名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

行木瓜之投而瓊琚之報寓言也匪報永好讌辭也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宗廟宮室之地也靡靡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也
不知者謂我何求久留不去悠悠遠意尊之曰皇天
元氣廣大曰昊仁覆閔下曰旻自上降鑒曰上據遠
視天蒼蒼然曰蒼爾雅春蒼夏昊秋旻穗秀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
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
飢渴

鑿牆而棲曰塒雞栖塒牛羊下牧地皆日夕之期也
佸會也雞棲于杙為桀括至也苟無飢渴憂其飢渴
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
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陽陽毛曰無所用其心簧笙也房謂房中之樂也君
子俱在樂官之任其且樂此而已陶陶和樂貌翿纛
也翳也謂羽舞也敖燕舞之位也賢者隱于下寮而

不察所謂耳目所及尚如此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然世之人君或有用方正以從田獵用君子以備樂官曰吾將以親近之也而不知尊賢師善之道不如此以法家拂士之責自任者亦不當如此此二者胥失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激揚之水不流束薪言弱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是王室之弱不能令諸侯而使周人遠戍也古者畿兵不輕出况東遷之始乎楚木也蒲草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之蓷始也乾者而暵矣中也脩者而暵矣又終

也濕者而暵矣言世道之寖衰也有女見棄于夫而離別慨然而嘆遇人之艱難條然而歗遇人之不善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無所致其嘆也咸恒之義豈可以安平而嘻嘻凶難而相棄哉司徒之教于是廢矣周其哀乎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

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有兎爰爰樂也雉離于羅憂也鄭云有所緩者有所
聽縱也有所急者有所躁蹙也譬生之逢時與不逢
時者我生之初庶幾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庶幾
于寐而無吪動不見不聞哉罦覆車也造為也罿施
羅車上曰罿庸用也無用見此聰聞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

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緜緜長不絕之葛藟在于河水之厓以河之潤而能生也刺王之不能恩施九族耳遠其密親而謂它人以為父終亦莫我顧耳此天下之至情也涘涯也漘水隒也魚檢反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采者積少成多君子之
懼讒以爲一日不見于君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久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
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天子大夫之車行聲檻檻由子男而入爲大夫者毳
衣衣繢裳繡皆有五色青者如菼騅又作萑蘆之初
生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鄭云

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聽訟子大夫也哼哼車遲貌璊者木之赤苗玉赪色如之生則異室死則同穴言正位乎内外而偕老以同歸也指日以為誓此古者室家之常理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麻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留大夫氏子嗟子國其字也丘中之有麻麥李實而

賢者隱約乎其間周人之所思也將其來施施舒行之意來食不屑棄我也貽我佩玖石而次玉黑色者好我也

乾隆御覽之寶